



.7 张笑天短篇小说选

BL43/04

I247.7
471
3



张笑天短篇小说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沈阳

A 851999

张笑天短篇小说选

张笑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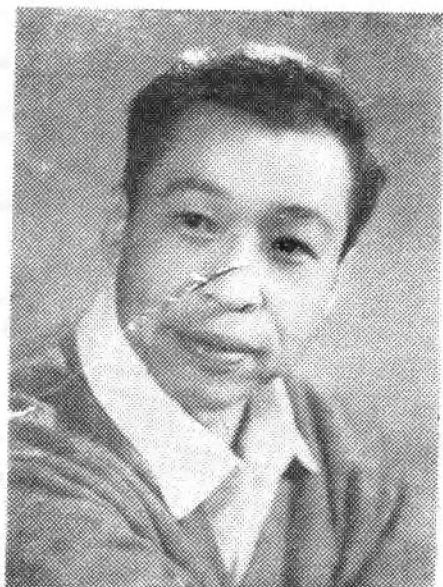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7 $\frac{7}{8}$ 插页: 7
字数: 150,000 印数: 1—20,150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603 定价: 0.66元



徐笑云

目 录

√底色	1
√该谁“坐庄”？	26
白描	40
“无冕王”	85
明月几时有	105
哲学天平上的爱情	143
√热土	165
东边日出西边雨	200
逝水流年	225

底 色

荷花是怎样染上淤泥的

一九五七年夏天，北京举办了一次油画预展，以便从中精选出几幅去参加威尼斯国际画展。

初出茅庐的十七岁女画家、中央美术学院一年级生游墨染的《摇篮》，立意独特、构图讲究、着色大胆、写意浑厚，获得了独树一帜的好评。

但在排列名次时却叫人伤脑筋。因为应选作品中，还有一幅《东方欲晓》，是美院副院长李匡时教授的大作。他向来负有中国油画鼻祖盛名，历年参加国际画展，他的作品都毫无例外地领衔独尊，素有“中国达·芬奇”美称。

尽管李匡时对于高足的成功沾沾自喜，但当有人提议把《摇篮》推居首位时，他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了。

权威的脸色有时就是一种权威的力量！于是，几经磋商，就把游墨染的画“减等处理”了。虽则好多评选委员

感到不够公平，但料想十七岁的小姑娘不会去计较，高兴怕还高兴不过来呢。

岂不知，游墨染身上那种孤傲、清高的秉赋，竟然比老艺术家还要重。况且由于幼稚的偏见，她总觉得直言是美德。如果说从前她的直言还只是有点讨嫌，这一回却是恼人了。

游墨染公然指责评选委员会不公平，“画以人贵”。当然，不会因为她的意见而改变“成议”，结果，游墨染一气之下，竟然撤回了应选作品。

李匡时以指导教师的身份，把游墨染叫到工作室去，批了一通，要她交一份检讨书。在他看来，树不剪枝不成材，天经地义。

游墨染倒是按时交了卷，但不是“检讨书”，而是一幅水墨丹青画，画的是一枝亭亭玉立的荷花，旁边题了一行草书：出污泥而不染。

这不明明是在对李匡时示威吗？她竟用起宋代周敦颐《爱莲说》的典故，以荷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风骨自比，讥刺、抨击李匡时。

盛怒之下的李匡时把游墨染的明志画交给了院党委书记，就出国去观光画展去了。

李匡时的本意是要给她点处分，煞煞游墨染的傲气。哪料到，这张画一交上去，就由不得他了。

在李匡时出国的日子里，一次党委会上，党委书记端出了游墨染的画，他声言这是一幅向党进攻的黑画，游墨

染居然把自己比成高洁不俗的荷花，岂不等于把社会主义比成污秽的烂泥塘吗？

世上最容易画的是鬼，因为鬼谁都没有见过，可圆可扁，就如同有些随意捏弄别人命运的人一样，无论怎么荒唐，都可以从圣经上找到根据。应当说，在审定游墨染够不够右派时，党委成员中是有异议的，但一半以上的人主张“掐尖子”，这是说给某些对尖子惋惜的人听的。有人还暗示说：罂粟花因为太美，常常使人忘了有毒；河豚肉因为太香，往往叫人丢了性命。

其实，游墨染的事不能算偶然，即使她没有这张画，在内定名单上她也早就排在右边那一行里了，她太好提意见了，平时人们可以说这是骄傲，而此时，却可以作任何解释。有什么办法呢？连上帝也未必喜欢听逆耳的话呀！大概这就是小画家真正悲剧的起因吧。

当游墨染的定性材料批下来的时候，李匡时刚好从国外回来，他找到了游墨染的寝室。

天真无邪的少女正在作一幅油画《北京之春》，她左手托着调色板，右手拿着画刀，嘴里还哼着小曲呢。

李匡时腋下夹着一本《欧洲五十年代油画选集》，笑吟吟地看她作画，好久没有惊动她。李匡时在艺术上造诣颇深，在政治上却不过是幼儿园水平。他只想他自己的逻辑。在他看来，一帆风顺成就不了艺术巨匠，古往今来，凡是有成就的文学家、艺术家都碰过壁，只有碰壁才能发奋砥砺，才能专心一致。

他终于亲昵地叫了一声：“小游，你过来。”

游墨染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扔下调色板，欢快地从导师手里接过那本珍贵的油画集，翻弄着，给李匡时鞠了一躬，笑了。此时，她似乎早把同老师怄气的事忘到脑后了。她顽皮地一笑，手往鬓发处一撩，却不料抹了一脸油画颜料，更显出了她的稚气和无邪，她搬了个小方凳，说：“先生，您坐！”

李匡时掏出手绢，替她拭掉脸上的油画色，爱昵地说：“你这小鬼！做得可以呢！我涂到画布上的油彩也能刮下一卡车，我还得夹起尾巴做人呢。”

游墨染歪头一笑，露出一对可爱的小酒窝，抗声说：“那，你们不公平嘛，不兴人家提意见？”

“又来了！”李匡时绷起脸来说：“你记住，你最大的敌人是你那张嘴——爱提意见的嘴！懂吗？”

游墨染摇摇头：“不懂。”

李匡时叹口气说：“听说你要被划成右派了。你不改掉这个骄傲、抗上的毛病，还要犯更大的错误。”

游墨染毕竟是孩子，当时学院第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尚未公布，她根本弄不清右派的概念是什么，也许是一种什么处分吧？等到获悉右派是和反革命同一概念时，已经迟了！

她要被押送到乡下去劳动改造。爬上汽车时，她这才大声哭叫着：“我不再提意见了，我不骄傲了，我改……还不行吗？”

汽车卷起一阵烟尘无情地开走了。

烟尘后头，孤零零地站着老泪纵横的李匡时，他的心也碎了。应当说，他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要比游墨染早半月。他到处奔走呼号，试图替他心目中“久后必成大器”的艺术天才辩护，但却无济于事。院党委书记警告他说：不要忘记，凡是同情右派分子的人，也是右派！

从此，李匡时缄默了，时常闷坐流泪。他心目中的彗星陨落了，只留下了闪光的一瞬。闪光以后，眼前比原来还要浓黑。

艺术的翅膀还能飞起来吗？

生活的天平有时候并不公允。

当游墨染一昼夜之间从美术学院高材生的宝座上跌下来的时候，用绚丽的彩虹搭起来的艺术桥梁在她面前折断了。她哭，她喊，她咒骂，用她这个年龄所独具的反抗形式发泄着内心的愤恨和不平，甚至在改造期间她还公然敢说院党委抓右派“扩大化”……，这一切招来的是更加猛烈的批判斗争。

她绝望了，不再哭，不再闹，她不得不认真思索一下了。她每天从地里荷锄归来，总是呆呆地面壁出神，她好象突然长大了好多、好多……

在人们眼目中，她是敌人，开初她还昂首挺胸，借以表白自己的委屈，当这一切努力只能招来改造日子的无限

度延期时，她屈服了。习惯是可怕的，后来，连她自己都觉得应该低人一头象个罪人了。

但忧郁和绝望对她来说毕竟是短暂的。艺术的感召，为祖国艺术献身的初衷给了她力量。有一次她从田里收工回来，发现行李底下有一个包袱，打开来，是一张精巧的竹笔帘卷着十枝画笔，还有一百元钱，一张没有签名的字条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分是天才，九十九分是汗水，艺术的良心是不会死掉的。

游墨染激动得哭了，这是谁给她送来的呢？

从此，她白天把汗水浇洒在大地上，夜晚用汗水和着颜料拚命涂画布，用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惊人毅力向艺术的顶峰突进。不久，院领导宣布摘掉她的右派帽子，让她回美术学院。

这是初春的日子，春天的气息充满了游墨染的心房。回北京的前一天，她提着盛满画稿的画箱走在春天的阡陌间，一行行旅雁北旋，一波又一波的春水荡漾，她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坐到一泓春水前，画起写生画来，从日初画到日落。

当溪流铺上绯红的晚霞，草塘响起阵阵蛙鸣的时候，游墨染对着面前的五、六幅写生画笑了，一边在汽油钵里洗笔，一边象在问什么人：“画得好吗？”

“好极了！”突然，背后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脱口回答了这一句，倒把姑娘吓了一跳！她掉过头，发现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抱膝坐在她身后，口里衔着一根草茎。

游墨染一边卷起画笔，一边不屑地斜了他一眼，那眼神很容易叫人理会到她没说出口的潜台词：“你懂艺术吗？”她讨厌别人看她作画，更讨厌别人瞎叫好。

那小伙子嘿嘿一乐，并不生气，反倒问了一句：“你是嘲笑我对艺术是个外行吗？”

游墨染正把一幅画拖出老远，对着写生对象找寻差距，听见小伙子这样说，她头也不回地说：“内行人看画从来不这么讨厌——从头看到尾。你坐了多久了？”

小伙子的答复叫她吃了一惊：“从你画第一张开始。”

游墨染撂下画，重新盯了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你倒是个热心的外行。”

小伙子吐掉衔在口里的草茎，慢吞吞地说：“其实，外行比内行更懂艺术呢。”

游墨染咀嚼着他的话，觉得这其中含有一点耐人寻味的哲理，不觉心里一动，她忽闪着长长的睫毛，不知不觉改用柔和的语气问道：“既然这样，你倒说说看，我这几幅画的主题是什么？”

小伙子说：“照我看，你画了一天，所有的画都是一个主题：艺术的翅膀是锁不住的！你看，又飞起来了……”

游墨染回了一句：“瞎说”，却扭过头去，轻轻闭起了眼睛。晚照透过她那微微颤动的眼帘，投到她瞳人里的是一片耀眼的炫红色彩。她嘴上不承认，她的心却被这小伙子说得如醉似痴。是啊，当她熬过了孤寂的改造生活重新步上艺术坦途的时候，她每分钟都在为艺术翅膀的再度

起飞而在心底动情啊！

游墨染很奇怪，这小子不过是一个陌路相逢的人，他怎么会一语道破姑娘的内心？……这不由得使她记起了一个给她以活下去勇气的、不知姓名的人，那个人在她濒临绝望的时候，给她送来了颜料、画具和钱，还有那张给她增添信心和力量的小纸条。她多么想找到这个知音呀……

大约往事的触动吧，这姑娘不能自制地多看了这小子几眼，仿佛他就是那个给过她力量的人。她破例地问了小伙子的姓名、职业。

小伙子的回答是很简单的，他说自己是矿业学院矿山机械系二年级生，叫李卓英。

第二天，他们同路回到了北京，在西直门分手了。尽管游墨染从李卓英的眼睛里看到了隐藏不住的热情，可她终于没有半句稍微热情的话酬答，就这样各自走开。

游墨染一跨进美术学院的大门，她的心都要醉了，这里的一切，她是那样熟悉，那样神往！从前，她在这所学院里被无端地伤害过，如今伤痕渐渐平复，她小心翼翼地到各个工作室去拜见老师们，她甚至在心中虚构了一场动人场景：当老师们看到他们曾经誉为画坛公主的游墨染重回艺术殿堂的时候，可能把她举起来……

她太天真了！

游墨染一出现在工作室门口，正在作画的老师、同学们全都愣了。游墨染张开两臂扑过去，想要拥抱她的好朋

友李琼，可是李琼原地没有动，脸上是惶惑神色。思想毫无准备的游墨染僵在屋中央，两臂张着，她看看这个、望望那个，她觉得先生、同学的眼睛里都闪烁着迷离、陌生和不可捉摸的光焰，叫她无法琢磨，象厌弃，象同情，象怜悯，又象回避……

她悄悄退出了工作室，眼泪在眼圈里转。她随着舍监老师走向寝室去安顿，无论她和哪个路遇的师长、同学打招呼，无论她用怎样热情的语调，换来的只是一两个模棱两可的单音词：“哦”、“噢”，便远远走开了。游墨染由惊奇、不解很快坠入了迷茫的深渊，她甚至神经质地怀疑自己身上是不是带有一种自己看不见的传染病毒？

开饭的铃声响了很久，游墨染才走进餐厅，她怕看到冰冷的、嘲弄的、鄙夷的、怜悯的眼光。她把碗袋放到一张有空位子的桌上，到窗口前去买饭。

可当她端着两碗饭菜走回来时，发现自己的碗袋被抛到了衣帽架下。她的心跳得难过极了，她尽量控制着就要流下来的泪水，悄悄拾起碗袋，向最僻静的角落走去。角落里的一张餐桌上，只有两个同学，游墨染踌躇了一下，几乎向那两个同学投过去抱歉的一瞥，才占据了一个桌子角。两个同学互相看了一眼，同时端起了饭菜，象躲避瘟神一般挤到邻桌去了。

游墨染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噼哩啪啦地往下流，一时犹如骨鲠在喉，一口饭都吃不下。她仿佛隐约听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讥诮：“看，小右派！”“摘帽右派！”

游墨染终于明白了：摘了帽子和不摘帽子是划等号的！

她哭着冲出了餐厅。

这天晚上，她伏在床上哭了很久很久，没有哭声，只有流不完的眼泪，泪水打湿了枕巾，浸透了枕头。姣好的上弦月从淡绿的窗上斜照进来，照着空荡荡的寝室。方才，与她同寝室的两个女同学都借故搬走了。

她第一次意识到可怕的孤独，回到欢乐人群当中后的孤独，远要比鲁滨逊的孤独可怕！

大概有半夜光景了吧？游墨染悄悄地从床上坐起来，扭亮了电灯。昏黄的灯光从门旁一块镜子里反射回来，显得格外刺目。她如痴如醉地在镜子前头彷徨了一阵，打开浓黑的头发开始梳拢，别上发卡，洒上香水，再换上一套平日最喜欢的衣服。然后，夹起盛满画稿的画箱，一步一步地走出了冷冷清清的学院大门。

春夜的首都是安谧的，没有车水马龙的喧闹，没有人声鼎沸的吵嚷，空寂的街市是绿树和春花的世界。她走着，流荡在夜空中的丁香、杏花和迎春花的香气追随着她，……只有夜阑更深别人都沉入梦乡的时刻，这些美的东西才暂时属于她，她才感到少许的慰藉。

游墨染提着画箱，拖着沉重的步子，在月华如水的路上走着，走着，来到了金鳌玉螭桥上。

中海、南海和北海象一床锦缎静静地铺展在月色下，微风吹过，水面皱起一层碎银似的波纹。天上在过旅雁，

空中留下一串嘹唳的雁鸣，那声音好象在对少女呼唤：

“投下去吧，你脚下平静深邃的水，是多么安适的所在啊……”

游墨染手抚桥栏，仰起头来，两行苦涩的泪水顺着面颊流到嘴里。她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如果活在世上连苟安都不可得，还不如死了好！

她不由自主地一松手，画箱坠下北海，水面卷起一阵激荡的涟漪，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她痴痴地想着：人，跳下去，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多么简单，多么干净！明天，拥有四百万人口的北京照旧是人声鼎沸，有谁会注意到在他们之间少了一个多余的人呢？

就在游墨染轻轻闭起眼睛的瞬间，突然有人在她身旁说了一句：“死是最容易的，然而也是最怯懦的！”

游墨染回眸一望，原来是李卓英！

不知为什么，她有点恼怒，为什么他又象幽灵一样奇迹般地出现了呢？然而，游墨染又不能不承认李卓英的话是有道理的，可她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怯懦者。因此她冷冷地说：“你以为我会死吗？我才不呢！”

李卓英淡淡地一笑，说：“不过，你把艺术品扔到海里，这是犯罪。那些画是属于人民的。”

这句话多么熟悉啊！那个没具名姓的字条上不是有过同样的话吗？

想到这里，游墨染缓了缓口气，问道：“是你……”

李卓英手拍玉石桥栏，说：“是我——一个自杀的外

行。”

游墨染不语。

李卓英叹了口气，说：“不公平是有的，有志者应当斗争。”

“斗争？”游墨染不解地反问了一句。

“是啊，”李卓英说：“用你的画笔！一分是天才，九十九分是汗水，艺术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是承认天才、承认艺术的……”

啊，多么熟悉的话啊！游墨染仿佛已经确认，李卓英就是那个曾经给过她活下去勇气，如今又在给她力量的人……她该说句什么呢？道谢吗？自悔吗？明志吗？

她什么都说不出来，当李卓英替她设法打捞起画箱送她回学院时，游墨染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你不必护送了，我不会再想到自杀了……”

爱情的防线何时拆除？

游墨染说的是真话，她活下来了，在白眼和艰难中活下来了。但是，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从早到晚，她的眼神总是怀疑的、冷漠的，对一切都是这样。不过，她时刻没有忘记那句话：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一分是天才，九十九分是汗水……

惊过弓的鸟闻弦音而振翅飞走，受过挫折的人除了敏感，还有本能的自卫。从前，她曾经多么需要友爱、同情